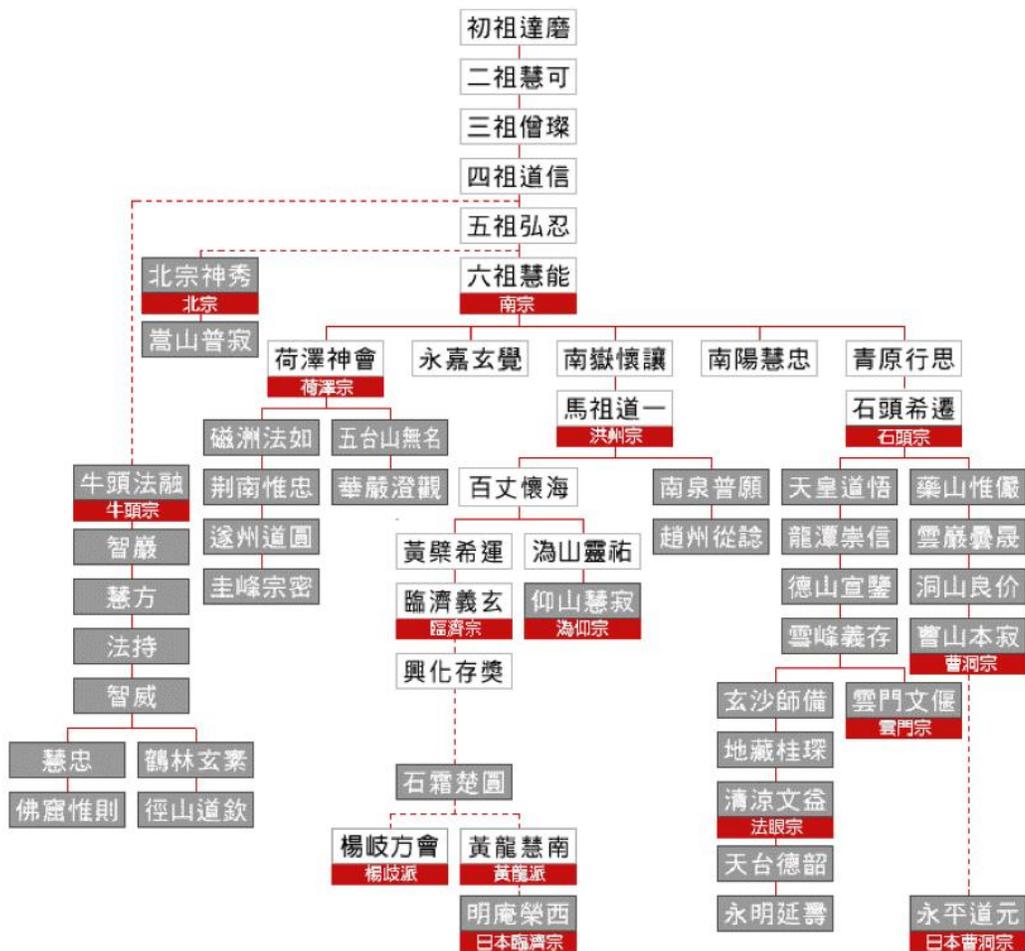


# 禪宗法脈13\_法眼宗

近康法師2016年6月24日中午講於金佛聖寺五觀堂-華嚴法會期間

諸佛菩薩，上人，各位法師，各位蓮友：阿彌陀佛！

今天輪到近康繼續跟大家介紹五宗裡面的「法眼宗」。五宗裡面的「法眼宗」其實都是從南宗裡面所分出來的，所以基本上五宗的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禪宗的宗旨是一致的。什麼是他們的思想呢？就是這個「心地法門」。心地法門是什麼呢？就是明心見性。但是在整個佛教裡面，其實他的宗旨不只是禪宗是一樣的，在佛法裡面都是一樣的，不管是教門或者是禪宗，都是為了要我們明心見性。



祖惠能大師下來所分支的就是北宗和南宗，這個前面法師都有介紹過；南宗下面又分支下來，因為眾生的根器不一樣，所接引的方式跟教法不一樣，所以就引出了這五宗，就是我們現在所介紹的臨濟宗、沩仰宗、雲門宗、曹洞宗，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法眼宗。

法眼宗的血脈淵源是從青原行思這一支淵源過來的。請大家再看下面的玄沙師備這個地方，上面雪峰義存禪師這個地方就分了兩宗，一個就是雲門宗，另一支是玄沙師備，再傳弟子地藏桂琛禪師。法眼宗的創立者就是清涼文益禪師，他就是從地藏桂琛禪師裡面參禪開悟的，我們看到法眼宗的血脈就是這樣子源流下來的。



文益禪師他是屬於青原行思的法係，這是五宗裡面最晚成立的，在五代的末期它影響力非常大。宋初的時候傳到永明延壽禪師，達到了法眼宗的頂峰。到宋代中葉的時候，法眼宗就慢慢沒落下來，然後就斷絕，其間差不多只有一百年的時間。但是在中國法脈雖然斷絕，在高麗仍然保持傳承，高麗就是我們說的韓國。法眼宗怎麼會傳到韓國呢？這個就要講到延壽禪師那個時期，所以明天我再跟大家介紹法眼宗是怎麼到高麗的。

後來就近代虛雲老和尚重振禪宗這五宗，所以五脈得以延續。虛雲老和尚在一

九三二年，應福建長汀的明湛和尚之請，遙接了法眼宗第七世良慶禪師的法脈，所以虛雲老和尚是法眼宗的第八世，法眼宗得以恢復傳承。

我們來看一下，跟大家介紹清涼法眼文益禪師。文益禪師很早就出家了，七歲就跟著全偉和尚剃度出家，出家以後就依止當時對南山律非常有研究的律師希覺禪師學習經和律，在律學上面他頗有心得，所以很得到希覺禪師的器重。文益禪師從研究戒律當中，發現到參禪悟道這個法門很有趣，所以他就對這個禪宗開始有興趣了，開始四處行腳尋訪禪師的指點。

有一天，他跟幾個道友就相約一起往南行腳。途中剛好遇到大雪，山路不能通行，於是一行人就在附近的地藏院桂琛禪師的寺廟借住。有一天，這時候剛好是冬天，他們大家幾個人人都圍著火爐子來取暖。桂琛禪師看見了，往文益禪師就走過來了，問他說：「你行腳，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啊？」文益禪師就回答說：「不知道。」桂琛禪師就回答說：「啊！『不知道』是最親切的。」

這樣子又過了好幾天，雪停了，他們準備繼續往南邊行腳，所以一行人就跟桂琛禪師告辭。這個時候桂琛禪師知道文益禪師悟性很高，有意要接引他。他就送一行人到門口的時候，旁邊看到有一塊石頭，桂琛禪師就問文益禪師說：「上座你曾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上座在佛法裡面，出家人有分下座、中座、上座。受了具足戒以後滿了十年以後，就稱為下座；二十年後稱為中座；是三十年以上就稱為上座。所以我們從這邊看來呢，這個時候文益法師起碼也有四十左右吧。

知道三界都是我們的這個心所造現出來的，所有的萬法都是我們這個識心所變現出來的。桂琛禪師就指著門廳前面的那塊石頭問文益禪師說：「你說一說，這塊石頭是在你的心內，還是在你的心外？」文益禪師就回答說：「在心內。」其實他一開口就錯了。所以桂琛禪師就跟他講說：「你不是要四處行腳嗎？四處行腳還帶著這塊石頭幹什麼？」為什麼我剛剛說他一開口，不管你回答的心內還是心外，都是錯誤的？因為你落在心外呢，他就會說「你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怎麼會在心外呢？」講心內呢？他又說「你這個四處行腳參禪的人，你還帶著執著，你還帶著塊石頭。」這個時候文益禪師就很窘，不曉得怎麼回答，所以就決定留下來跟桂琛禪師學習禪法。

他就每天都參究這個參禪，然後每天把他的心得就呈給桂琛禪師，每天他所呈現的見解跟道理，桂琛禪師都說：「哎呀！佛法不是這樣子的。」每天這樣的參究，這個有一個多月的時候呢，最後一次他又把他的見解呈給桂琛禪師，桂琛禪師還是那句話：「佛法不是這樣子的！」這個時候文益禪師就說：「哎呀！我已經辭窮理絕！」我沒有什麼言辭可以講了，我也沒有什麼道理可以解了。這個時候桂琛禪師就說：「若論佛法，一切現成（一切都是現成的）。」這個時候文益禪師聽到這句話，當下開大悟。這就是文益禪師從桂琛禪師那兒得到開悟的過程。

文益禪師大悟以後呢，當然就在一方接引眾生。後來在南京他還三次開道場，當時的國主還請教他佛法。

有一天，他就自己剃髮、沐浴，跟大眾告別，結跏趺坐，安詳往生。當時的皇上就封他法號叫「大法眼禪師」，他的塔就叫做「無相塔」。

法眼宗的一個特點就是禪教合一，傳承思想以「禪教合一」作為它的特色，為什麼會有禪教合一這個淵源呢？因為當時在五代十國呢，其實那時候是屬於戰亂的時代，雖然當時的禪宗非常的興盛。其實只是一個表相而已，有知名度的法師不見得是個有開悟的人，所以當時開悟的有悟性的禪師非常的少，所以僧人要尋訪善知識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當時在禪宗裡面修禪的人，也常落於形式，說一些口頭禪。由於這樣子，所以文益禪師就提到一定要研究經典，然後尋訪善知識。這就是文益禪師「禪教合一」的由來。

所以在五家七宗裡面，法眼宗是對經典是最為看重的，而且將經典的義理形成自己的宗風特色，文益禪師禪教合一是法眼宗的特色。一直延續到後面，延壽禪師更是禪淨合一，這是別於當時四宗非常不一樣的地方。因為這種教禪淨合一的這種特色，其實以後影響到整個中國的佛教。

我們看到文益禪師的諡號，當時的國王諡號給他是「大法眼」，為什麼會給他這個「大法眼」的命名呢？其實其他宗都是用當時的禪師弘化一方的地名，作為他的禪宗的名字；只有法眼宗是用法眼宗「眼目」為特色的教法來作為他的宗名。因為他常常用「眼目」來引導僧眾，參禪悟道。

有一次他就問覺上座說：「你是怎麼來的？你是坐船來，還是走路來？」覺上座就回答說：「我是坐船來。」他又問：「船在哪裡？」覺上座就回答：「船在河裡。」說完就往客堂裡走去了。覺上座走開，文益禪師就問旁邊的僧眾說：「你看看這個覺上座，他是具不具眼呢？」

又有一次，寺裡面要開個井，開井的時候那個淤泥就把眼泉給塞住了。文益禪師就趁機問了參與開井的一個僧人說：「眼泉不通，是被這個污泥塞住了！道眼不通，是被什麼塞住了？」這個道眼就是法眼。一邊的僧人都無法回答。他就自言自語說：「被肉眼障住了！」所以從這些公案裡面就可以看出，文益禪師常常用這個「眼目」來引接眾生。

又有一次，文益禪師在竹圍裡，他指著竹子，就對著一群人問說：「你們看見了嗎？」有個僧人就說：「看見了。」他就問：「是你的眼睛跑到竹子的地方去，還是那個竹子跑到你的眼睛裡來？」所以從這個公案就知道他叫「大法眼」呢，是有來由的。

文益禪師講的禪宗的《十規論》，在當時也是禪宗一個很重要的規諫。這個禪門《十規論》跟當時的《滄山警策》相較起來，《十規論》更重視禪門內部的反思。《滄山警策》以戒律作為「甄別」了義的基礎，文益禪師就以讀經「識義理」作為擇師友的「熏修」。我會在第三天跟大家介紹宗門《十規論》裡面的一些內容跟宗旨。

有一天，文益禪師就問僧人，他說：「會嗎？」你會嗎？那個僧人就回答說：「不會。」他當時就馬上做了一個偈頌，就叫《不會偈》。為什麼他會做這個《不會偈》呢？因為當聽到這個不會，他覺得好親切。因為當初他就是從這個不會悟到這個禪門的。

我們還記得剛剛講的，文益禪師到那個地藏院避雪的時候，桂琛禪師問他說「你行腳做什麼？」他說「不知道。」所以他倍感親切，他作了這個偈。我們看一下屏幕，這個〈不會偈〉非常的短。

會與不會，與汝面對，  
若也面對，真個不會。

這個偈子看到這個「不會」，其實對他來說是禪宗見道的一個入門的捷徑。

我們看一下這個「會與不會」，通常我們人對一件事情的理解，不是理解就是不理解。所以理解的過程當中，如果不瞭解，當然就「不會」，理解呢當然就「會」。但是不管會與不會，對我們這個精神上的本體，事實上是沒有差別的，一點影響都沒有，沒有什麼關係。所以今天不了解，明天還可以瞭解。理解了，對我們這個精神本體也不會增加什麼；不了解，也不會在我們精神本體裡面減少什麼。所以禪宗裡面講「會」跟「不會」，不能作為衡量說你是不是有開悟。只有看穿了那個會跟不會裡面的那個本性，才是叫做開悟了。

所以我們看下面「若也面對，真個不會」，所以這首偈，重點它強調的是在那個「面對」，而不是那個「會與不會」。

這個其實就講到我們參禪，我們常常講說，我們要參公案、參話頭，「參話頭」做什麼？其實就是要起那個疑情。要起了「疑情」，才能夠有那個悟處。但是起這個疑情，並不是要去找那個答案，這就要有那個定力，去做那個探究跟觀照。所以這個疑情，就是徹見公案的意志力。

所以在法眼宗裡面它的理論基礎只有八個字「若論佛法，一切現成」；就是說萬事萬物，本來就是如此，這個理事本來就是圓融的，不需要我們去造作。它還說「般若無知，無所不知」。我們講般若無知，就是講自性的本體；無所不知，就講它的相用。般若無知就是一種悟性的真諦，他是不用假借那麼多文字跟語言的。

在法眼宗裡面，他對目前一切的感悟都注重在當下的那一刻。在法眼宗裡面，他的參禪是什麼呢？日用都是道——日常生活沒有一個地方不是悟道的地方。

明天我會再跟大家介紹文益禪師的一位最得力的弟子德韶禪師，還有大家應該很熟悉的永明延壽禪師。

我們知道延壽禪師有作一首「四料簡」；「禪淨雙修」就從延壽禪師真正開始發揚起來的，影響後代非常非常的深遠。即使到現在，我們在講這個禪宗，其實很少是專門在作參話頭，已經都夾雜了很多的法門。

我們前一段時間有打禪七，我記得有位佛友問法師說：「我們要怎麼來打坐、參禪？要用什麼方法？」大家還記得嗎？用什麼方法？都不記得啊？（有人回答：什麼方法都行，坐那兒就好了。）對！恒興法師就講：「你喜歡念佛，你就念佛；你喜歡持咒，你就持咒；你不喜歡念佛，你也可以念觀世音菩薩。你喜歡念〈楞嚴咒〉就念〈楞嚴咒〉；喜歡誦〈大悲咒〉就誦〈大悲咒〉。」恒興法師講說：「現在這個打七，已經不限制說你一定要起那個『疑情』來參話頭了，只要你願意進來打坐、用功。」所以我們看到近代，其實在禪宗裡面，都已經夾雜了很多個人的法門。

所以在禪宗裡，講「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在法眼宗裡邊，是「禪教合一」跟「教禪淨合一」，是非常出格的。為什麼會演變到這樣呢？當然了，這跟當時的時代有關係。演變到現在，已不止是「禪教合一」或「教禪淨合一」，幾乎什麼法門都有。當然這也說明，現在我們眾生的根器已經大不如從前。我們知道參禪打坐是要上上根器的人，從「禪教合一」，一直到延壽禪師的「教禪淨合一」，那麼就會知道我們現在根器大概是在什麼地方。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研究到這兒，明天會跟大家介紹德韶禪師跟永明延壽禪師。

阿彌陀佛！